

茶陵元宵节俗漫谈

段立新

“大年三十晌午的肉，正月十五夜里的灯”，这是茶陵城乡妇孺皆知的俗语，意思是说，茶陵人特别看重吃团年饭与元宵节。吃团年饭的时候肉食满桌、菜肴丰盛；过元宵节的时候，则家家户户灯火通明。

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嘉靖四年版《茶陵州志》中，“(元宵节)城中作灯市……少年朱紫曳面而戏”，县城的大街小巷，彩灯高挂，灯光摇曳，赏灯的中老年人，逛街的小夫妻，穿着红衣服、戴着面具追逐嬉笑的少年，来往穿梭不断；“乡则聚累百人，人持一灯，绕遍村落，名曰‘祈丰’”，在乡村，俊男倩女们盛装而出，大家人手一盏灯笼，汇成一条灯笼、人流的长龙，在欢声笑语中，“长龙”绕村而行，直到星月西斜方才散去。在明代大学士张治的记载中，这是一种古老的祈丰仪式，在茶陵人口耳相传的叙述中，这叫“游灯”，大约在1950年前后，这种古老的祈丰仪式悄然淡出茶陵人的生活，至今不再出现。

对茶陵渌水一带的人家而言，元宵节还有一项独具特色的民俗，即为打铁花。前一年乔迁新居的人家，元宵节时往往会在自家院子里打铁花，以此来消灾禳祸，祈求家中人安年丰。打铁花是补锅师傅。入夜之后，他们在院子里架起炉子，拉起风箱，将一坩锅铁片熔化成铁水，然后，用特制的勺子一勺一勺舀出来，飞快地倒在旁边一个人手中的木板上。拿木板的人在铁水与木板接触的一瞬间挥动双手，将铁水抛洒到空中。与此同时，铁水帘向天空，散开成数不清的火花。火花四面开放，闪闪烁烁，带着五彩亮光，一道接着一道，将院子里照得一片通明。

遗憾的是，与游灯类似，打铁花如今也悄然淡出茶陵人的元宵之俗，不过，看重“正月十五夜里的灯”的习俗依然时行——如果你有兴趣来茶陵过元宵节，并且在元宵节去走访友人的话，往往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晚饭后，窗外不时有人在燃放烟花，烟花冲天而起，在空中爆裂，“砰砰”作响，响声中，窗外亮光闪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硝烟气味；你造访的人家多半是门窗大开，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都亮着灯……

吃鸡婆饺也是茶陵民间的元宵习俗。鸡婆饺是米塑作品。做鸡婆饺用的是煮熟的糯米粉，外带一把花椒籽，一根牙签。做成的米塑作品，一部分是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一部分是园中的瓜果蔬菜。做鸡婆饺是母亲们的专利，母亲们一双巧手，捏一捏，捏出一行瓜果；塑一塑，塑出一排家禽家畜。再用牙签压一压，压出弯弯的果沟，这瓜果便成型了；再按上两颗花椒籽，塑成一对黑亮的眼睛，这鸡、鸭、牛、羊便可以脱手了。母亲们塑成的鸡婆饺，粗放，朴拙，大气，生动，带着鲜活的田野气息，是孩子们的最爱。在孩子们眼里，鸡婆饺是有灵性的，它们有大小肥瘦的身姿，有俊美丑恶的容貌，有灵活滞板的气质。拿在手里，有比一比评一评的必要。在比一比评一评的过程中，有人兴高采烈，有人一脸沮丧，有人边打抢拳，在房间里、院子里留下混合着欢笑、嬉闹的欢声，和着“啪啪”作响的鞭炮声、烟花燃放声，组合成茶陵城乡特有的元宵风俗画。

83

22593776

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马晴春

株洲日报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元宵

在株洲，我们这样过

策划：李卉
执行：郭亮

编者按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首《青玉案·元夕》可谓家喻户晓，词中所述元夕即指今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旧时，元宵节除放灯之外，亦是青年男女萌发爱慕之情的约会佳期，故辛词中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金句流传千古。而对日渐忙碌的现代人而言，元宵则意味着广义上的“过年”已进入尾声，此夜喧腾之后，与“过年”相关的一切慵懒、闲适情绪都将抛诸脑后，改而以饱满、热情的心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中。

吴头楚尾的湘东株洲，因罗霄山脉之阻隔，至今仍留存着不少独具地方特色的年俗活动，其间也包括独有的元宵之俗。在这个“过年”的尾巴上，本刊择选了株洲部分别具一格的元宵之俗，为这个热闹喜庆的吉祥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炎陵闹花灯，不止元宵

艾当

炎陵县元宵节闹花灯的习俗由来已久。同治版《酃县志·户口·风俗》载：“自人日至十五，作龙灯、竹马、狮戏之类，锣鼓喧阗，歌舞彻宵。”就是说从正月初七日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日，炎陵县的民间要制作龙灯、竹马和狮子、旱船之类的游艺事物，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夜晚，舞龙舞狮、跑竹马、走旱船，又唱又跳，鼓乐喧天，通宵达旦。

现在，元宵节闹花灯这个习俗在炎陵仍然盛行。每年的元宵节，十都镇、沔江镇都要举行规模较大的“闹元宵龙灯会”(简称“闹花灯”)，墟市上家家户户编扎龙灯、狮子、旱船。这天夜幕降临之际，大家纷纷抬着、举着自家制作的花灯，聚集在学校操场，先搞一个开场仪式，由村长主持仪式，村书记发表讲话(邀请了镇领导或县领导的话，便由镇、县领导主持和讲话)，然后龙狮起舞，环绕操场一周，便迤迤走向街市，在墟市上环绕起舞，龙狮灯队队伍每经过一个铺面、人家，户主都要在门口燃放鞭炮迎接，龙灯便在他们家门口盘旋起舞三圈，以示祝福和感谢。这时候，新街老墟很快便沉浸在一片锣鼓器和鞭炮的轰鸣之中，炮声闪烁，龙灯熠熠，好一派盛世繁华的热闹景象！

不仅县东片的两个客家乡镇舞龙舞狮龙灯齐舞闹元宵，县城也经常会有这种“闹元宵”的盛况出现。1993年8月14日夜晚，虽然不是元宵节，却是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陈邦柱在整修炎帝陵以后，第一次代表全省社会各界公祭炎帝陵的前夕，全县东、南、西三片的民众，编扎着各式各样的龙灯、狮子、旱船、腰鼓等等，从县城大操场聚会整队，在八点钟正式起舞出发，经西正街到解放路，到文化路，再转折西向井冈山路，一路人欢马叫，歌舞喧阗，从县政府大门口一直到西门接龙桥头，人山人海，灯流如河，让省城来到炎陵的客人和全县的百姓，足足饱享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眼福、耳福和龙灯大餐。

此后，在2008年10月，石洲乡举办的首届“竹文化艺术节”上，石洲老百姓编织的竹架布龙、竹蔑龙、竹叶龙、板凳龙等等龙舞，又让全县的干部群众大饱眼福，这些“竹龙”有九个人共舞的三节龙，有五个人共舞的小龙，有三个人灵活的三节龙，还有一个人挥舞的独龙……除了没有看到十都镇的那种“火星龙”，其他的各色龙行几乎都在那天的舞台上腾飞起舞了。

而在每年正月初一的那天，一条红色三节布龙、一只铜头布狮，一组锣鼓铿锵铿锵，在县城的街巷当中，挨家挨户欢腾起舞，给各家各户、各个单位“拜年送福”，则又是山城一道抹不掉的风景。

所以，舞龙舞狮闹花灯，在炎陵，已经不仅仅是“闹元宵”的专利了，它已经成为了炎陵县的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民间文化传承，是一种值得炎陵人世世代代骄傲和传承的民间艺术。不仅十都的火星龙名扬全国，十都、沔江的三节布龙还是全国少数民族体育竞技大赛的表演金奖获得项目。

随着灯饰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炎陵今天的龙灯灯火比起古人的来，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蜡烛、松油之光了，电子灯、霓虹灯等等现代灯光技术已经把元宵夜装扮得更为五彩斑斓，魔幻万千了。

淞口人的元宵

肖喜林

提到元宵节，淞口人的脑海里总会不自觉地浮现“耍龙灯”“吃元宵”之类的场景。

小时候，母亲总会在正月十三的晚上，将提前将糯米用布袋扎好放在水桶里浸泡起来。到正月十四上午，母亲就拿出脚盆，在上面支起石磨开始磨糯米。我和妹妹也会在旁边帮忙添水、添糯米、推石磨……不一会儿，手臂就开始有点酸痛了，我和妹妹开始打退堂鼓了，准备脱身而去。母亲总会叫住我们，没有“劳动最光荣”“坚持就是胜利”之类的大道理，母亲说：“我们只好继续咬牙坚持着。看着母亲不紧不慢地推着石磨，我们就铆足力气欲加快磨米速度，母亲同样止住了我们的行为。母亲说磨快了，糯米粉就会粗，粉子粗了，做出的汤圆口感就不好。长大后，我才从此事慢慢体会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三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磨完了糯米粉，我和妹妹长长地吁了口气。母亲便将磨好的糯米粉将布包好，悬挂在梁上。等到正月十五，糯米包里的水已沥干，母亲便将糯米粉摊在案板上开始做汤圆。我和妹妹也在旁边揉搓着各自的创意汤圆，有

展翅欲飞的小鸟，有活泼可爱的小鸡，还有胖乎乎的熊猫……望着奇形怪状的汤圆下锅，等到煮熟浮上水面，母亲告诉我们汤圆熟了，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上自己的作品，再加少许白糖，尝着自己亲手做的汤圆感觉这是世上最美妙的食物。

每到元宵节，我们总会跑到街市上去看“耍龙灯”。耍灯人穿着黄色对襟衣、灯笼裤，腰扎红色绸带，头裹黄布，高举龙灯翻江倒海般舞动，看得我和妹妹频频叫好。随着那黑乎乎的鞭炮声和有节奏的鼓点声，龙灯上下翻飞，金灿灿的龙灯开始向各家各户飞去，飞过热闹的街道，飞过高大的楼房，飞进每一个家乡人的心中。彩龙飞过，留下了一道道五彩斑斓的弧线，为新年平添一抹幸福的色彩。

参加工作以后，曾见过朱亭镇黄龙桥在元宵节那天有“抬火龙”的表演。那日晚间，黄龙桥街上，锣鼓喧天，炮声如雷，二十壮汉抬着一条长达一百五十米的“火龙”穿街而过，“火龙”上的彩灯大发光芒，把街道衬托得更加绚丽多姿。街道两旁站满了熙熙攘攘的观灯人，众人高声欢呼，热闹非凡。

眨眼过去好多年，回望往昔，在元宵节，一家人开开心心吃过汤圆，再相约一起去看“耍龙灯”，等到尽兴再领着孩子回家，又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啊！

喊赞

月光先生

远远望见龙灯队伍从村口进来，有几个娃娃穿梭其中。父亲赶紧进屋，整理衣领袖口，封了红包，取了烟，放进口袋里，又剪了一挂鞭炮，到院门肃立恭候。红包是两块，烟是两包。好事成双。

龙灯静静地过了木桥，沿着田埂向院门迤迤而来。气氛肃穆，似乎有点紧张。就在这时候，龙灯队伍前头的枯草丛中冒出一缕白烟来，鞭炮炸响。父亲也点燃了鞭炮，扔在李子树下，叭叭响起来。这鞭炮炸开了主宾脸上的笑容。

带龙灯的灯首，照例是谭家场的罗某生。罗某生善言词。用婆娘媳妇们的话说，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也不要相信罗某生那张寡嘴。罗某生喊一声，给黄校长拜年啦。耍龙灯的后生们跟着齐喊一声。那声音就在车溪山谷中荡漾。父亲抱拳作礼，大声回应，谢谢谢谢，给大家拜年。那龙灯就在鞭炮声中摇头摆尾，进了院子，直入堂屋，在天地国亲师牌位前转一圈，又回到院子里，拉开架势。顿时锣鼓齐鸣，长龙翻腾穿梭。

灯首罗某生站在台阶上，开始了他的拿手好戏，喊赞：校长教书教得好，教的学生真不少；救出桃李满天下，教出学生分子高；考上初中考高中，考上大学上北京……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最好这一补，一边低头作揖，一边说过奖啦过奖啦，心里乐开了花。

罗某生喊赞，堪称乡里一绝。喊起来声音洪亮清晰，神态眉飞色舞。喊赞的内容既符合主人

身份特征，又夸张有趣。反正不管到谁家，都喊得主人心花怒放。巧就巧在他不用稿子，张口就来，一路滔滔，不卡壳的。更令人惊奇的是，词句工整，还押着韵，就像一篇赋。乡亲们公认罗某生是个人才，天生一张寡嘴。

等到龙灯套路都结束了，罗某生才停止喊赞。父亲赶紧奉送红包香烟，点上一挂鞭炮，恭送龙灯出门。小月光也就加入了那群嬉笑打闹的娃娃中，跟随龙灯，好捡拾唾沫的鞭炮。出了正月十五，就难得见到鞭炮了。

有一年元宵节，单位来了一拨龙灯。那龙灯队是退休老干部组成的兴趣小组，灯首曾经和月光先生在一个办公室共事，是月光先生的上级。于是提前得到消息，龙灯一定要到月光先生办公室来。当龙灯在单位院子里热闹开年的时候，月光先生早早地准备好红包香烟，立在门边等候，心中忐忑不安。

等院子里消停下来，果然听到上楼的脚步声。老上级远远地喊，给黄校长拜年啦。月光先生赶紧奔过去，握了老上级的手，道，你们折煞我啦，给您拜年。龙灯进了办公室，老上级又喊，祝校新年行大运，发大财。月光先生连连道谢，奉送红包香烟。办公室狭小，龙灯转了一圈走了。月光先生和老上级一边说话，一边下楼，将龙灯恭送到院子里。

月光先生慢慢回到办公室，有点怅然若失。龙灯是越来越豪华热闹了，红包也越来越丰厚了，香烟也越来越高级了，就是喊赞只剩下了发财。就像一剂中药，似乎少了一味什么。

元宵杂忆

张毅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众说纷纭，有民间的“开灯祈福”之说，也有汉文帝纪念“平吕”之说，还有道家的“三元”之说，更有释家的“燃灯供佛”之说，由来已久，难以考证，而其赏花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舞龙等习俗已成为一种重大的传统民俗活动，浸润在中华文明的脉络里，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中。

记忆中，家乡醴陵元宵节最重要的习俗就是吃汤圆。汤圆虽然好吃，做起来却不太容易。首先要提前把糯米用清水浸泡好。待其浸泡到一定程度，便要用石磨连糯米和清水磨成浆。磨好后，一般用布块包着悬挂起来，好让米浆中的清水渗透流出来。等到米浆晾成半干湿状态，便可以揉搓成团，下锅一煮，便成了汤圆。

那时的汤圆，虽然只是一团米粉团子，什么馅儿也没有，顶端多加上一勺白砂糖，但白砂糖的沁甜，米粉团的软糯，让人终身难忘。

前几天，小女儿莫名唱起了“卖汤圆”的儿歌，母亲突然提起想吃汤圆。我连忙去超市买了一袋，什么芝麻馅、花生馅的都有。父母妻儿都吃得开开心心，我却再也没能品出儿时的味道。

关于元宵和汤圆，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话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却非常怕老百姓反对。这

天，袁世凯听到街上有元宵的叫卖声，觉得“元宵”二字谐音“袁消”，对自己不利，便下令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但老百姓不买账，元宵两字并没有因此取缔。由此可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家乡的元宵节另一重大习俗就是“舞灯”，形式多样，有舞花灯的，有舞龙灯的，也有舞狮灯的。元宵一到，远远就能听到锣鼓喧响，由一个掌“头灯”的人带队，后面跟着耍灯人，再后面跟着锣鼓喧响班子。“头灯”必须在当地颇有威望，否则主家不一定接待。头灯人给主家送上帖子后，耍灯人便开始自己的表演。主家会往头灯人的篮子里放下准备好的红包，并点燃鞭炮。一般有鞭炮不停、舞灯不停的说法。

我常想，无论是吃汤圆，还是舞灯，不管这些节日是怎么来的，也不管他有哪些习俗，这不仅仅是中华儿女驱邪避灾、消灾祈福、热闹喜庆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更是农耕文明下，古人结社自保、自强不息的必然产物。在法制不健全、交通不便利的年代，古人以宗族为纽带来对抗天灾人祸。农忙时，大家辛勤耕作，养家糊口；农闲时，大家习武健身，以此为乐，这大概是“庄稼把式”一词的由来吧。因为习武，便有了舞灯的技术基础，又能在正月这种农闲时节赚点小钱，以贴补家用，古人的智慧也就可见一斑了。